

大山深处觅精魂



刘江滨



从中午小憩的三山溪谷向紫金山进发，天空下着小雨，朋友说，这个时候上山有一定的危险。我心里暗暗祈祷，好歹一会儿就停了吧，专程来邢台就是为了寻觅古人刘秉忠的精魂，可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啊。

元代的刘秉忠可谓中国历史上一位奇才，有人将其比作诸葛亮孔明，然而不知为何，他的名气却比诸葛亮逊之太甚，说鲜为人知也不为过。自“北京中轴线”申遗成功，被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作为元大都以及中轴线设计者的刘秉忠才进入公众视野。

刘秉忠是我的邢台老乡，曾在太行山西部的紫金山隐居读书，亦有说其在此创办了紫金山书院，或紫金书院。学界另有紫金山为邯郸紫山之说，这种历史谜题所在多有，当年苏轼不也误认赤壁而写出千古名篇吗？历史不是虚空的，总得有所依傍，有所附丽，我们不妨以紫金山为依托走进刘秉忠的世界，寻觅他的精魂。

三山溪谷离紫金山很近，七八里路。小雨淅沥不止，空气格外清新，几缕白云在山腰缓缓飘移，令太行山平添了一丝灵动的仙气。

进了紫金山山门，雨刚好停了，我暗自庆幸，天公作美，好像下了这雨就是为了配合白云的升起。正冲着山门矗立着五座雕像，居中者即为刘秉忠，左右分别是张文谦、郭守敬、王恂、张易，五人皆曾在紫金山研读，后来成为国家栋梁，因此被称作“紫金山五杰”。其中郭守敬的名气最大，妇孺皆知，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，而他是刘秉忠的学生。

紫金山距邢台市有六十多公里，西与山西省左权县交界，是名副其实的深山区。山体由紫红色砂岩组成，因而得名。这里山势陡峻，环境幽美，流泉飞瀑，林密草深，是一处远离尘嚣、静心读书的好地方。

刘秉忠是奇才，他的身世和经历也足够传奇。

刘秉忠，字仲晦，初名侃，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赐名“秉忠”，1216年出生于邢州（今邢台市）城东静安村。刘秉忠祖籍瑞州（今辽

宁绥中），祖上在辽做官，为当时大族。金初，其曾祖父任邢州节度副使，任期届满，因喜爱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即在此安家。所以，从其祖父刘泽始，刘家便成了邢台人。蒙古军占领邢州后，立都元帅府，以其父刘润为都统。中国北方历来都是多民族聚集地，因此刘家先后在辽、金、元朝为官，实属正常。这种家世也对刘秉忠潜意识里民族观念相对淡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《元史·刘秉忠传》言其“生而风骨秀异，志气英爽不羁”，天生一个帅哥，且志向不凡。17岁这一年他担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，挣钱养家。但他对这种抄抄写写的活计颇为厌倦，每天郁郁不乐。一日，他投笔于案，感叹道：“我刘家世代为官，我难道不如当这刀笔吏吗？如果没有机遇，还不如隐居实现志向。”23岁这一年春，他辞去官职，遁居于王安山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被邢州天宁寺虚照禅师所招，出家为僧，法号子聪。后北上云中，留居南堂寺。一天，海云禅师应召去忽必烈和林潜邸，路过云中，他听闻子聪和尚博学多才，就邀他同住。人见之后，忽必烈见刘秉忠博览群书，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卜筮等无不精通，论天下事如指掌，对他十分喜爱，遂将他留在幕府。由此，刘秉忠的命运被彻底改变，由一个僧人成为一朝的股肱重臣。

1246年冬，刘秉忠的父亲病逝，忽必烈听说后对他温言抚慰。次年春，刘秉忠奔丧，忽必烈赐黄金百两并遣使相送。“清明左侧上归鞍，急到邢台六月间”（刘秉忠《丁未始还邢台》），回家的路走了两个多月。刘秉忠在守丧期间，将祖父母、父母葬于邢台贾村。1249年初，因忽必烈急召，刘秉忠自邢台抱病北上，途经中山唐县，与14岁的少年王恂晤谈，以为其是大才，次年再回邢台时，就带王恂到紫金山学习。《元史·郭守敬传》载：“时刘秉忠、张文谦、张易、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，荣使守敬从秉忠学。”这里确说紫金山是在“州西”，即邢州西边。（雍正本《畿辅通志》卷十九《山·顺德府》：“紫金山，府城西一百四十里，元刘秉忠、张文谦、张易、王恂读书处。”）“荣”即郭守敬的爷爷郭荣，也是邢台人，他闻知老朋友刘秉忠几人在紫金山读书，就让孙子上山拜刘秉忠为师。“五

杰”中，刘秉忠、张文谦与张易三人的字分别为仲晦、仲谦、仲一，三人年龄接近，其中张文谦与刘秉忠打小就是同学，但在术数方面文谦仍以秉忠为师，“早从刘秉忠，洞究术数”。郭守敬和王恂年龄相仿，属于学生辈。

1252年，忽必烈受蒙哥大汗之命南征云南，刘秉忠和张文谦皆奉命随行，至此，“五杰”紫金山研读告一段落。

据说山上有书院遗址，在景区另外一侧。导游请一位退伍军人司机帮忙，把我们一行送到了那里。这是两山夹峙的一道山谷，中有浅浅的沟壑，溪水潺湲。开阔地种着玉米和绿豆，沿山有几户农舍人家。这里人迹罕至，林木蓊郁，分外幽静，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思。另一侧山坡上有数座废弃的石屋，掩映在林间，还有两个碾盘和磨盘几乎被乱草荆棘遮盖。我没有找到想象中的遗存，稍感遗憾，可能是时代太久远之故吧。

我想，刘秉忠他们当年在此隐居研读，或许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。可以想象，除了从山外供给必要的物资，他们在读书研习之余，想必还要栽种庄稼和蔬菜，汲泉水灌溉；清晨黄昏漫步于蜿蜒山路，夜间和星空对话。山中数人，同学习，共参详，自由灵活，形式不拘。

学者将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文人群体称为“邢州学派”，或“邢州术数家群”。令人惊叹的是，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大多以研习文史类的儒家经典为主不同，他们则侧重天文、数学、水利、建筑、工程等学科，是稀有的难能可贵的理工科。“紫金山五杰”不仅是政治家，而且皆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家。其中历法杰作《授时历》的编制，即为刘秉忠提议、郭守敬担纲，余者皆有参与。

不知何时，天已完全放晴，蓝天如一块巨大的幕布，任白云不断变幻着形状。凝神望去，刘秉忠的身影如同剪影一帧一帧投射在天幕之上。

从忽必烈到蒙古亲王到登基为帝，刘秉忠一直跟随左右，“参帷幄之密谋，定社稷之大计”。他以慈悲仁爱之心立“神武不杀”之策，谏阻屠城，全活百姓不计其数。令人称奇的是，他虽屡立大功，却只心系天下苍生，并无世俗之念、荣利之欲，出入幕府或朝堂，一直身披僧衣。直到至元元年（1264），忽必烈命刘秉忠还俗，恢

人生用好几个“键”

陈鲁民

电脑有很多功能键，如删除键、记忆键、方向键、刷新键、停止键、开始键等。用好这些键，可以使电脑的各项功能充分为人所用。做人亦如此，也要充分用好大脑里各种不同的“功能键”，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机敏、聪慧、高效、快捷，起到人体司令部的作用，引领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。

一要用好记忆键。大脑是一座大仓库，要记忆、存储很多东西，以满足人生的种种需求。首先要牢记大量知识，知识就是力量，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本钱。还要记住各种生存的技能，小可养家糊口，立身处世，大可创造财富，奉献社会。更要牢记各种律条规范和章法条例，以有所遵循，不越雷池，不破底线，平平安安。

二要用好删除键。电脑里那些垃圾文件会占据大量空间，影响运转速度，所以要时不时地进行清除。人脑也是如此，要经常使用删除键，删除那些毫无价值的垃圾信息，删除那些阴郁友暗的心理，删除那些荒唐怪诞的念头，删除那些过盛过多的欲望，删除那些毫无价值的鸡虫得失、恩怨怨怨。

清代后期，很多外国人进入川江（长江上游），探寻中国西部地区。他们中有人带着一种神秘的木匣子。当地一些见过世面的人告诫大家这东西会收“魂”，让很多人望而却步。随着不断地了解，渐渐地，川江人不害怕了，后来甚至有人还喜欢上了这种木匣子。一百多年后，川江边小县城的我，就是其中一个。不过它不再是木匣子，是个铁盒子，也小得多，大家叫它照相机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有了一份在国营单位做杂工的正式工作，每月工资27元。我节俭存钱，几年后，奢侈地先后拥有了两部照相机：海鸥120和红梅135，总价不到200元。

为什么说奢侈呢？1980年暑假，我妻子（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）初中毕业，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；她二姐高中毕业，考上了石油中专校，都觉得很轻松了，两人高高兴兴从县城去温泉镇上的同学家耍（方言，“玩耍、游玩”的意思）。那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溶洞名仙女洞。在仙女洞游玩时，碰到一位同样来自县城的中年人，胸前挂着一部照相机。洞里只有他们三位游客，“见人熟”的二姐很快与中年人搭上了话，他爽快地给姐妹俩拍了一张合影，约定一个星期后在县城体育场碰面拿相片。相片如约取到，付了中年人三角钱成本。妻子开学后做作文时，写了这个经过，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。同学们的注意力不在作文本身，在课堂上就嘀咕起来：“这事是编的，私人会有照相机吗？”而那时我却有两部照相机，当属奢侈。

我还没买照相机时，曾和几个朋友约着去我们那里的中心城市万县耍，找原来读书学校的何老师借了一部相机。何老师是校团委副书记，平时负责给学校的重大活动拍照，相机归他保管。

那次出去耍，还发生了一件小事。在万县港务局门口

复刘姓，赐名“秉忠”，官拜光禄大夫、太保、参领中书省事，这才终结了近27年的僧侣身份。几年后皇帝又赐婚，令其娶翰林侍读学士窦默的女儿为妻，这一年刘秉忠已经55岁了。

忽必烈的伟大之处，是重用汉臣，实行汉法，糅秦汉文化于中华一体。其对刘秉忠可谓言听计从，视为心腹。《元史》谓：“他如颁章服，举朝仪，给俸禄，定官制，皆自秉忠发之，为一代成宪。”国号蒙古改为大元，即为刘秉忠的奏请，取自《易经》“大哉乾元”。中轴线的设计、元大都的建造，刘秉忠也是总设计师。元人徐世隆曾将其比作诸葛亮：“逆知天命，早识龙颜。情好日密，话必夜阑。如鱼得水，如虎在山。易地诸葛亮，弥天道安。”刘秉忠也很推崇诸葛亮，其《藏春集》中有首词《太常引·武侯》云：“至人视有一如无。见义处，便相扶。三顾出茅庐。莫不是，先生有图。拯危当世，觉民斯道，佩玉已心枯。遗恨失吞吴。真个是，男儿丈夫。”

关于中轴线的划定，元末熊梦祥《析津志辑佚》的记载颇为有趣，“世皇建都之时，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。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，上制可，遂封为独树将军，赐以金牌”。也就是说，当初刘秉忠划定中轴线以一棵树为基点，正冲着后来的宫门，此树被封为“独树将军”，还挂上了金牌。整座都城以宫城为中心，沿中轴线形成前后起伏、左右对称的“壮美秩序”，这样的建筑总布局，梁思成曾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。

1274年秋八月，刘秉忠在上都南屏山辞世，年59岁。据他的发小张文谦记载，其死前夜，谓侍者：“我欲静坐，不召勿来。”然后长歌至鸡鸣乃止。次日早晨侍者进屋，见其端坐而薨，像睡着了一样，脸色如常。冬十月葬于大都西南卢沟桥北。邢台刘氏祖茔也有刘秉忠墓，嘉靖年间曾被盗，明人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记述了此事：有一盗墓贼名叫李淮，某夜趁天黑星暗之际，盗挖了刘秉忠、刘秉恕兄弟墓，就着昏暗的灯光，看见墓室有一石刻，上面刻着“为盗者李淮”。李淮被打得屁滚尿流，仓皇而逃。此事传到了官府，立即派人抓捕了李淮。此事当然不可信，不过为刘秉忠能掐会算、料事如神增添了一个有趣的民间注脚。

刘秉忠“凿开三室，混为一家”，儒释道皆通。他还是一个文学家，有《藏春集》存世。其中有一首诗云：

滹漈何处来，沥沥清入耳。
寻声到山腰，有泉漱石齿。
兀坐听不休，天地皆同水。
日暮下山来，山上白云起。

此诗是否写于此地？不可知，却十分应景。我们从山上下来，也到了日暮时分，夕阳斜斜，景色更幽。回首再望紫金山，刘秉忠的面影似乎于模糊变得清晰，那张脸清俊萧洒，又坚毅从容，目光炯然，又慈悲温顺。他早已化入岁月的尘烟，如其终前偈语“吾之于世，如水中月，如空中花”。然而，他的智慧，他的精魂却化为空气、山岩、树林、溪流，随物赋形，无处不在，以至永恒。

这样，大脑就会腾出更多宝贵空间去充电加油，学习知识，获取技能，提升素质，优化人生。

三要用好刷新键。电脑出现障碍、反应迟钝时，按一下刷新键，或许就会变得流畅正常。人的大脑也是如此，思维固化、思路不畅、思想僵化时，都要及时启动大脑里的“刷新键”，以开启新的思路，走出思维定式，突破思想误区，收到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效果。古人说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经常开启脑子里的刷新键，不断追新、求新、创新，我们就不会停滞不前，不会被历史淘汰，勇做时代大潮的弄潮儿。

四要用好方向键。电脑有前进、后退、向左、向右的方向键，人脑更应有正确的方向键。人生多歧路，若方向正确，就会一路高歌猛进，达到胜利目标；若方向错了，则会磕磕绊绊，左支右绌，甚至全盘皆输。所以，人生在世，如果认定了正确的方向，就要毫不犹豫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，走出一片艳阳天。倘若发现方向有误，则要及时回头，调整方向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。切忌固守错误方向，一条道走到黑。

用好记忆键，可以使自己博闻强识、学富五车，做知识的主人。用好删除键，经常清除大脑里的思想垃圾，可以使自己心胸澄明、没有杂念、不受干扰，轻装上阵，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事情。用好刷新键，大胆创新、锐意进取，会不断以自己的成绩刷新自己的人生纪录。用好方向键，精确调整，目不斜视，矢志不渝地走在光明的道路上，会让我们不负人生、不负青春！



拾柴篇

美国学者高彦颐在《闺塾师》中，提到明末女诗人沈宜修编选的女性诗集《伊人思》：“在这部诗集的241首诗中，有83首是题献给其他女性朋友、姐妹、女儿或其他女性亲属的。相比之下，只有7首是为男性而写。”这与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女性诗词多以男女相思为主要题材大相径庭。

古代女性大多缺乏独立的人格和事业，对男性高度依附，从创作反映生活的角度讲，她们的作品主要表现男女相思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然而正是因为社会分工造成的睽隔，女子与同性之间的交往反而更为密切与日常。古代女性既然要承担育儿工作，女孩子自幼接触最多的家庭长辈自然是母亲。她们不能轻易出门或会见外男，丈夫又由于“男主外”的社会风气不能一直待在家里，可以说女性朋友、姐妹和其他女性亲属构成了古代女性的主要交际网。

沈宜修儿时跟家中的女性长辈读书识字，后来她也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女儿。她在教女儿绣花的时候回顾女儿的成长过程：“忆昔十三余，倚床初学绣。不解春恼人，惟谱花含蕊。十五弄琼箫，柳絮吹粘袖。乍伴试秋千，芳草花阴逗。十六画蛾眉，蛾眉春欲瘦。春风二十年，脉脉空长昼。流光几度新，晓梦还如旧。落尽蔷薇花，正是愁时候。”（《夏初教女学绣有感》）刺绣、吹箫、荡秋千、画眉这些常见的闺阁活动，大多有姊妹闺蜜为

女性诗词漫谈（九）

她们用诗词温暖彼此

于家慧

伴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”交友的基础是共同的生活内容，以同性伙伴为主的闺阁天地，织就了她们之间的共同记忆，成为女性文学作品中歌咏不绝的情感主题。

方孟式写《怀孀妹》：“忆昔春深日，鸣机更论文。庭前夸咏絮，闺里自凌云。”与妹妹织纆之余议论诗文。王微作《新秋逢人初度感怀诸女伴》：“忆昔年年秋未分，晓妆一院气氤氲。阶前暗印朱丝履，窗里同缝白练裙。”在某位女伴过生日的时候感怀旧友，她们曾经一道缝衣，阶前庭院留下她们一同走过的足迹。徐安成写《月夜纳凉同拜玉咏》：“赖此今宵月，相谈旧岁心。更深语不尽，微露湿衣襟。”与朋友月下谈心，不觉直到深夜。屠瑶瑟的《赠王蕙芳于归花烛词》：“妆镜朱颜借玉荷，初眉黛拂双蛾。云英旧有蓝桥约，一夜西风到大罗。”贺女伴新婚。王凤娴作《浣溪沙·同乔夫人郊行》：“新篁曲径野花香。闪闪随风蝶翅忙。柳绵飞堕点罗裳。”记录了与朋友外出游玩的快乐时光。

明代屠瑶瑟与弟媳沈天孙交好，沈天孙字七襄。屠瑶瑟曾写《秋夜赠七襄》：“绮窗音信杳不群，挑灯刺绣薛灵芸。夜凉明月低绳户，犹简兰闺旧雅文。”“倒挂文”是一种篆书字体，此处用来美称沈天孙的笔迹。即便在现代社会，妯娌姑嫂间也多有不太好相处的，她们却可以凭借文字互许知音。共同的性别角色、生存处境使女性之间特别容易产生理解与共鸣，徐德英在怀念姐姐的诗中写道：“生平怀壮志，慷慨景前贤。穷理期人奥，举笔思无边。棣华不复见，此意与谁传。愿为双鹤鸰，寥廓并联翩。”在那个年代，女子并不被抛以家庭以外的期许，徐德英却昂然表示“生平怀壮志，慷慨景前贤”。这份心思难对言，更难被人理解，但她觉得姐姐可以理解，“愿为双鹤鸰，寥廓并联翩”，这两句像极了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“愿为双鸿鹄，奋翅起高飞”，让人产生无数高远的怀想。

所以女性笔下的离别相思可以为男子而发，更可以为闺阁知音而发。陆卿子作《送范夫人从宦游滇南》：“日暮送行人，离愁满江浒。江云惨不飞，相对两无语。”祁德渊写《赠别皆令》：“片帆南浦离愁结，古道河梁别思生。此去长途霜露肃，何时双鲤报柴荆。”黄荃作《送辰后陈夫人归海盐》：“三餐莫为乡心减，千里休因别思哀。蚕子欲眠桑树绿，春风回首是苏台。”都表达依依别情与殷殷叮嘱。

女性间的交友是她们心中非常重要的情感寄托。方孟式经历了明清易代，她写给朋友的诗中常常流露出时代的伤感。“生死交难见，悲欢意莫宣。只应三五夜，明月共团圆。”（《寄任夫人》）“黄华聊自看嘉树，乌石何缘数落花。别后相闻多老病，难将尺素载愁车。”（《寄闻中孙夫人》）远方的朋友是方孟式人世沧桑中的一点慰藉。女性之间的朋友之交亦有深切刻骨者，翁铨《寄襄夫人》：“画兰筠窗下，三岁芳未初。小诗佩带间，三岁字不灭。缙情写旧诗，寸心有如月。会合以何时，相望意悠悠。闻有幽栖处，延仁在空谷。”化用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“置书怀袖中，三岁字不灭”，翁铨对襄夫人的情意可谓念兹在兹。

在古代女性的诗词作品中，同性伙伴是重要的书写对象之一。相比时常在外宦游或谋生的丈夫、闺阁之内的母亲、姊妹、密友等角色填补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，很多时候她们会站在一起，共同对抗寂寥的时光，温暖彼此荒芜的岁月。

头、香肠；躺在散发稻草霉味的棚子里听阵阵松涛，憧憬未来……这是一次本真、简陋的野营活动，我启用相机的自拍装置，留下了一个现在看来十分浪漫的珍贵镜头。

那时刚开始使用彩色胶卷，只有135型号的，要邮寄到万县市冲卷、放扩，往返十来天时间。我担心寄丢失了，稳妥起见，又在120的相机里装上黑白胶卷，可以自己冲卷，再去县城的相馆里洗印相片。想要省钱，相片也可以自己洗印。我有个朋友自制了一套简单的扩印设备，影显与定影粉、相纸可在文具店买到，夜里，在窗户上挂起被盖遮光就可以干活了。一般多是摄影发烧友或摄影创作者才这么做。相馆出来的是商品，而自己在暗室里的操作是第二次创作，比如拍摄时曝光不足，暗室影显时即可做些弥补。

彩色胶卷和相片只能在相馆里冲扩，自己干不了。我寄到万县市冲扩的那卷彩色胶卷，每张底片只扩印了一份，因为价格贵呀，又不能找朋友收钱。我和朋友们手里现在保存的那次野营相片，画面都不一样，全是独份。

黑白与彩色影影静静地躺在我的相册里，分别述说着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、浪漫与简陋；泛着淡淡黄色的老照片，让我记住那些骄傲、炫耀和可以任意挥霍的叫作青春的日子。

满庭芳

第五四〇八期

凡俗日子的小确幸

杨永利



没想到的是，傍晚时分，爱人找人替了班，请了假回到家，在厨房忙碌起来。一会儿工夫，送蛋糕的外卖员叩响了房门。蛋糕是最喜爱的抹茶味儿的，爱人说：“是你上次说的最喜欢的款式呢。”我蜷在沙发里，望着眼前温煦的灯光，我那颗善感的心被一种柔软无比的东西层层包裹住。被他人惦记的感动，如涌动全身的暖流，在心头留下永不退潮的温热记忆。

前几日，我整理旧物，翻出一沓泛黄的信纸。那是我上大学时与小妹往来的书信。纸页上娟秀的字迹，记录着我们青涩的烦恼、幼稚的梦想，还有那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、在当时却觉得是极快乐的时光。信纸边缘已经微微卷曲，墨迹也有些褪色，但字里行间流淌的姐妹情却愈发清晰。记得那时我们约定，等退休了要一起养老，每天喝茶读书，闲来看云卷云舒。如今，我们各自忙碌，定居在不同的城市，这个约定或许永远无法实现，但每次想起，心里都会泛起温柔的涟漪。

日子像箭一样在我们每天的奔忙中匆匆滑过。行走在繁华喧嚣之中，我蓦然发现：原来那些最柔软、最芬芳的慰藉，正潜藏在凡俗日子里。这些美好的友情、爱情和亲情，像散落的珍珠，用记忆的丝线串联起来，就可以编织成抵御世间寒凉最美的项链。

身边的幸福，藏在每一个被温柔以待的瞬间。那些看似偶然的小确幸，或许正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最用心的礼物。